

方舒集美爱情小说

徘徊爱河间

不是豪富的绚烂，
她揭开的是，一页纠缠
着人性横暴、贪欲、伪
善怯懦的沧桑史

……



(青) 登字 01 号

封面设计：廖 铁

责任编辑：吴亚春

方舒集美爱情小说选

方 舒 著

*

青海 人民出版社 出版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长沙印刷一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1.5 字数：100 万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-225-01110-3 / I·218 定价：58.80 元

内 容 介 绍

一件青年工人的离奇死 外?过失?是
贫民血泪的一环?还是一——阴谋的开端……

拂开岁月的尘沙,一寸一寸接近风暴的中心。

不是豪富的绚烂,她揭开的是,一页纠缠着人性
横暴、贪欲、伪善、怯懦的沧桑史。

当黑幕一一揭去,当一切线索指向一个方向,自
封尘中浮现的是——一个孩子的怨怒,聚积了四十
多年的怨。而直视那孩子的真面目时,惊恐地发现,
竟是……

楔子

一匹马出现在公路上。

大雨反射着车灯，托出一圈晕光，一度，安洁以为是想像。在作怪。然后，它又出现了，骇人的逼真，反射性地，安洁将脚从加速器移开，用力踩煞车。

当后轮打滑时，前轮紧抓着潮湿的地面，车子开始滑行。安洁异常冷静地反应，让车子进入打转的状况，现在就看车子的性能了，过了片刻，这方法果真奏效。

荒凉的乡区公路经过一夜的大雨，路面已经积水，就在车身开始修正的当头，轮子撞击积水，激起水花。车身划着大圈，在一连串打转中朝公路的护栏移近。

汽车撞上了护栏。

时间仿佛失落似的。虽然她不能确定，很可能只是几分钟的事。她只晓得车子停住不动，而且车内一片漆黑，她的头隐隐作痛，表示她还活着。

安洁感到某处东西流进右眼，她摸一摸前额，湿的。喔，我的天，我流血了。她向上探，想打开车内的灯，没有变化。她再试了一遍，用力按开关。惶恐之下，她试着发动引擎，扭转钥匙，但引擎只是发出嗯嗯的声音，电瓶完蛋了，她理智的告诉自己，努力保持冷静。

她摸索身旁的座椅，寻找皮包。不在那。她打开杂物盒，

摸到一包面纸，撕开包装，她把整叠面纸按在额上，之后，她靠回椅背。面纸似乎并没有吸取太多血液，也许，伤口并不太严重。

安洁稳定地吸一口气，好了，她心想，她活着，而且显然伤得不重。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，接下来呢？

保持冷静，用用脑筋；你在一条乡区公路上，外面伸手不见五指，大雨滂沱，而且车子无法发动，专家怎么说的？绝对不要走出车子，待在车里，锁上车门。

她检查一遍车门是锁着的。

接着她发觉到，在她动弹不得已坐在车里的这段时间内，没有一辆车子经过，她未曾感到如此隔离，如此彻底的漆黑，而唯一隔开她跟暴风雨的是上锁的车门。在报上读到过的每一个杀人魔掠过她脑中，我的天，她想，我困在这里，只有一个人……

“噢，看在老天份上！”她大叫，立刻皱起了脸，张嘴的动作引起太阳穴附近另一波刺痛。“我不会被这种情况击败，”她放慢速度地说。在经历过无数磨练后，她不会在一条午夜的乡区公路上失去理智，没啥大不了的，轻而易举可以摆平，她活着，全身干爽。不是很暖和，但干爽。

想起放在后座的毯子，她四处摸顾一下，抓住它。她感到某个沉甸甸的东西拖住毛毯，毛毯猛地被她扯起，而某样东西咚一声落到地板上，她的公事包，而皮包里面的东西就是陷她于当下这种窘境的原因。

安洁把自己裹在毛毯里，然后重新调整椅背，到更舒服的角度。一旦她身体稍微温和，事情看起来就不会显得那么无望。她告诉自己，她只需要等待在车内，锁上门，完全照专家所

建议的。最后，总会有什么人经过这里，替她求救兵。没啥大不了的事。

该死！她咽下了一声哽咽，她在愚弄谁？她既累又饿，全身僵硬酸痛，而且，想放声大哭。她又想起了公事包，还有里面那封信和镶银边的照片，想起它们怎么样令她落到如今的地步。“许克明！”她大声说，甚至在压下一个哈欠的时候，“这是另一个你把我搞进去的大混乱。”

1

一九七二年九月

因为抗议香港政府秘密审判学生，遭警方逮捕时，安洁只有十三岁。事实上，她是参加示威唯一的一个小女生。

何莉夫人及时赶到，阻止了这件丑闻上报。夫人并非女子二中的校长，香港最贵族化的女子学校中的一所。女子二中的学生家长希望的、接受的是彻底的隐密性，丑闻是不容许的。

“你打算通知我父亲吗？”安洁问。

她们并肩坐在轿车后座，夫人的司机驱车回校。

“不会，安洁，”夫人回答，眼睛盯着山路。“我会让你来做这件事。”

安洁呻吟。“我只是到那去采购，”她试着解释，“我真的没有打算卷进示威行列里。”但她保持平衡的声调。安洁这一辈子还不曾低声下气过。

“那么，你就不应该卷进去，”娇小的女人说。夫人的身材易使人起错觉，“况且，你清楚独自出校的规矩，”在注意力转回公路前，她快速地瞥一眼安洁。“另一方面，我想我应该感激你没有带别的女孩同行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

漫长窒人的沉默后，夫人再度开口，“当然，你会了解，如果我没及时赶到，阻止新闻媒体报导，不光是学校会引来难

堪，你父亲也将多么不悦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噢，是的，安洁了解她父亲会是怎么样的反感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不容许一个她们家族的人跟一般平民扯上关系，特别是新闻界在场的时候。

安勒平是香港驻英国信托公司的董事长兼董事会主席，香港最大的银行。他的名誉在世界银行界和商业圈也是倍受瞩目。他旗下统有的分行数目之多，一举一动，莫不引起各国的注意。噢，是的。安洁能够了解，她便是为了了解而教养长大的。

安洁盯着窗外掠过的景色，努力不去想父亲对她这次最新的冒险地如何反应。反过来说，她真的在意吗？老天，她心想，她没有事先计划这么做，但她不后悔参加了示威。

然而，抛去她的愚蠢不谈，安洁明白这个纰漏来的时机再糟不过。为了躲避父亲的怒气，她才刚提早回校的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问题……

“夫人？”

“什么，安洁？”

“许克明是什么人？”

数日后之后，安洁趴在宿舍的床上，动笔写那封头大的家书，录音机正播放着一首贝多芬的曲子。窗外的天空已转为了铅灰色，一阵一阵的风吹着树叶，轻叩着窗子。关着的房门外，走廊有捂嘴发出的嬉笑声，不时夹杂兴奋的说话声。明天新学期就开始。大家都回到学校，为未来的一年准备，但安洁对这种兴奋视若无睹。

她翻过身子，盯着天花板，用铅笔叩牙齿，要写这封信并不容易。

她要如何对父亲提起这件事呢？他已经在生她的气了。暑假最后的几星期，连安洁自己也受不了。她搭船返回香港，提早回校，脱离父亲的视线，而安勒平对唯一女儿的怒气才消褪下去。

她最近在香港的历险曾上了报，所幸，由于她的年龄，没有暴露身份，报纸上的标题是这么写着：“小女孩设法混进音乐厅。”记者的报导是，“星期二晚上，新歌剧万世巨星进入最后联合阶段的排演之际，一身分未明的小女孩在家人不知情的状况下，出现在合唱团中……”

她的哥哥安强便是怂勇她混进去的，不过她宁死也不会招出这一点，况且，她本来就一直在戏剧中轧上一角，即使只是一场排演。结果的确是值得的。

安洁从未想惹麻烦，她并不期望如此，她只是热爱生命，享受生命。

她是个纤细的女孩，有着大而严肃的眼睛，掩饰其内在的淘气，头发有转深的潜力，现在梳成一捆马尾，扎在脑后，放下后，成波浪状的发型衬着脸庞，更显得天真无邪，令长辈和同辈们放松戒备。除了她哥哥，很少有人真正的了解她，很少有人认识这个沉溺在她私人内心世界的孩子。

知道有别的孩子也怀疑自己是被领养，的确教安洁吃一惊，安洁爱她的母亲，还有她父亲，至少大部分时间。但是一种失落感，一个她无法了解的空虚存在她内心的某个地方，她就是知道它存在。七岁的时候，她设法要母亲给她看她的出生证明，她经常怀疑，它可能是伪造的，她父亲可以办到任何事。

安洁停了笔，溜下床。手伸向桌上的书架，抽走三本书。上学期的一次宿舍检查，安洁书架上的狄更斯的作品让师长印

象特别深刻，嘉奖她在文学上的品味，以及向狄更斯的长篇巨作挑战的精神。安洁深表同感，特别是这些书本的厚度。

把书叠在桌上后，安洁从架上后面拿出一个袋子，皱着眉来衡量袋子里的东西。最后，选中了一颗牛奶糖。香港除了精致的巧克力，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英国的零食。

这是没有室友的好处，安洁想。她不必和别人分享这包零食，或者担心别人东翻西翻，给找了出来。

自从到校的第一个星期，安洁便没有一个室友，安洁是夫人口中所谓精力旺盛的小孩。简而言之，安洁热衷于恶作剧。不是严重到会引起难堪或受伤的那种，只不过是些通常的把戏，在马桶上涂凡士林，把蜂蜜抹在门把上之类。它们是无害的玩笑，能引人发笑，在单调的生活里制造一点兴奋状态。没有人会在意，除了少数的女孩。

一板一眼，刻薄易怒的许丽丽是安洁前任室友，许丽丽几乎把安洁赶出学校，但事实证明，安洁的父亲比玛丽的父亲更有权势。那段插曲给了安洁不愉快的回忆，同时，使她失去了室友。

反正她宁愿独自一人，她告诉自己，那表示没有女孩子的惊叫，没有愤怒的颤抖，没有人到处乱翻。笑声从走道传进来，她置若无闻。相反地安洁嚼着口香糖，打量房间，计划要如何为未来的一年布置房间，当然，夫人是订了规矩，不过，那些规定和许丽丽的禁忌比较起来，根本不算什么。

墙上贴几张海报，安洁心想，随即咧嘴笑。对！“万世巨星”。她要把墙漆成红的，挂上黑色的床帐，没错，配上红色和黑色的枕头，或者，她应该用黑色和银色的？愈怪愈好。

在她打量房间的时候，安洁的目光落在床上的钟上，她露

出一个苦脸，只剩下一小时写完那信了。夫人会检查的，而且，安洁如果不在今天把信寄回去，这事将成为公事。她夸张地叹口气，直进了浴室，将牛奶糖的包装纸捏成一团，扔进马桶里，回到卧室里，她先打开录音机，扭大音量，然后躺回床上。

数分钟后，当鼓声和吉他发出强烈的韵律时，房门推开了，安洁的一生就此改变了。

站在门口的是安洁见过最魁梧的两个男人，他们有着深肤色，大胡子和大而黑的眼睛的巨人。夹在他们之间的是一位美得教人屏息的少女。她虽着一件样式简单的海军外套，却跟她的同伴一样充满异国风味。黑得发亮的秀发，金色的皮肤，和严肃的杏眼，那对眼睛很快便垂下了眼底。

然而，女孩的同伴却不羞怯，他们盯着趴在床上的女孩，极不赞同的表情。随后，他们的黑眼睛浏览了房间，并对录音机泄出的音乐皱眉。其中一个收回视线，瞧一瞧门上的号码，似乎期待他们走错了房间。

安洁坐起来，挺直上身，回瞪回去。当她意识到他们很可能走对房间的时候，塞满了牛奶糖的胃囊痉起来。她跨下床，提出令她担忧的问题，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录音机里依然在唱着。

男人听了一下，听出歌词里的暗示。他们放大了瞳孔，同时转头，望着那架猥亵的录音机。安洁旋身，冲向前，按掉了录音机。然后，以十三岁大的女孩能摆出的最庄重的姿态，慢慢转回身，她绝不接受别人对她音乐口味不请自来的批评，尤其是来自两个不请自来的陌生人。她极有教养地重述她的问题，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其中一个能胜任的工作似乎只是吞吞口水，不过，另一位带着胡子的上唇微微上扬微笑？他的声音和体型不相称，是舒

缓、有教养，带一点受英国教育的口音。

“你是安洁小姐？”

安洁不情愿地回答，“没错，”她最后说，迷惑的将目光调向那女孩，她的眼睛依然羞怯地低垂着。安洁把头歪向一边，想看看少女的面孔，“那你们是谁？”

男人没理会安洁的问题，对受他保护的年轻女孩微笑一下，“公主殿下，容我介绍你的室友，安洁小姐。”

安洁睁大了眼睛，“公主殿下？”

“是的，洛克沙娜·苏鲁曼·胡笙公主。”

“看来，公主殿下这一学年要住在这个房间里，”另一个男人说，但明显的不悦。他不屑地瞅着室内，对它的主人则是不赞同的表情。

老天，安洁暗想，你会以为他刚发现自己置身在鼠窝里。接着，先前那句话进入她脑袋里，“室友？”她讷讷地重复。两个男人严肃地点头，我的天！

某个角落，安洁确信她听见何莉夫人得意的咯笑。

接着，在安洁开始感到无法喘息的时候，公主殿下抬起她漆黑的目光，她保镖的注意力放在眼前的这个香港女孩身上，因此没有察觉安洁所看见的。尽管她迅速地又垂下了眼皮，安洁捕到一闪而过的淘气眼神。

片刻后，保镖离开去取行李。安洁念一遍她的名字，随即关上房门，“幸好我有一点语言天分。但我们不可能用这么一长串名字称呼你，其他女孩很可能叫你别的什么，但我……”她停下了，研究着眼前的少女，“我想叫沙娜。对沙娜。而你可以叫我安洁。”她砰的一声坐下来，指向另一张床，“你可以允许他们留下，夫人对这一点非常坚持。”

“我父亲不会开心的。”沙娜说，在靠门边的那张床沿坐下来。她的声音已经带点沙哑，未来的一个好预兆。

“没有他们，你可以应付得来吧？”安洁有点担忧地皱眉，“我的意思是，你没有什么要害怕或者任何不利的情况吧？在这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“我并不害怕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安洁坐回去，盘起腿，抓来一个枕头，抱在胸前，“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阿拉伯？”

“不。”沙娜微笑，“伊朗，德黑兰。”

安洁睁大眼睛，撮口发出一声长啸，“一位货真价实的波斯公主！”接着，一个想法突然击中她，她眯起眼睛，戒备地瞅着她，“你是一名教徒。”

“是的，当然，这有问题吗？”

又一次，安洁认为她听见何莉夫人的笑声。

“唔，当然没有，”安洁说，认命地长长叹一口气，她几乎呻吟起来，这将是非常漫长的一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当然，我尊敬你的信仰，不过有什么我必须知道的，你一定得告诉我。我是说，我不想犯了禁忌什么的。”

沙娜笑了笑，“我同样也会尊敬你的信仰，老实说，我愿意去了解所有有关你们香港的事情。”

“这是你父亲送你来这读书的原因。”

“这所学校不是他的优先选择，”沙娜轻笑一声说，“我母亲为我争取的，事实上，是我母亲的堂妹狄娜说服我父亲的。”

“国王的妻子？”安洁惊讶地说。

“是的，安洁，新的时代正降临伊朗。女人有新权利，受束缚的生活结束了，我要成为新时代的一份子。”

快乐的口哨声在安洁脑子响起，何夫人有可能看走眼吗？乖乖，噢，值得一试。

“沙娜，你可能会后悔有我这种室友，我是说，在学期开始前，你可以要求夫人替你换房间。”

沙娜迷惑地皱眉，“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”

“我的名声不太好，”安洁叹口气，“大家认为我喜欢恶作剧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安洁耸耸肩，“一个改不掉的老毛病。”

出乎安洁意料，沙娜哈哈大笑，愉快的笑声感染了她。

一个好现象，安洁暗想，但还不能证明什么。“我正在想，把乳酪放在高年级的餐桌下。”

沙娜想了一下，摇头。“不，别这样做。”

“你要去告密吗？”

“不是，但我认为你的方法错误，她们会找到它，你应该做的是把乳酪涂在她们房间里的灯泡和炉架上，她们永远找不到，但灯泡和炉架的热度愈高，散发出来的臭味就愈浓。”

安洁傻着眼，敬佩得说不出话来。

她从床上站起来，走向书桌，中途按下录音机开关，取下狄更斯的作品，她拿出那包零食，然后走回来，房里充满了音乐。安洁将袋子拿到沙娜面前，带着挑战似的笑容。“香港文化，第一课，牛奶糖。”

九个月后，安洁问沙娜，她是否觉得自己是被领养的时候，得到对方坦然的注视。这是她欣赏沙娜的一点，沙娜也许对安洁的话毫无概念，但她们从很早就能接受两人想法不同的事实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从来不曾感觉自己不属于你的家人？”安洁问。“我是说从来不曾？”

“是呀，我知道我的父母是谁。”沙娜平静地说，安洁的问题似乎从来不曾困扰她。

“哈，但正是这点，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能真正确定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出生的时候，有人证吗？就像某人作下记录，确定无误？”安洁跪坐下来，笃定地注视她最好的朋友。她问到她了。

“没错，事实上，是有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是有人证，那是必要的。”

安洁瞪着她，故作严肃，“别开玩笑。”

沙娜一脸迷惑，“不，这是惯例。”

“算了！”安洁叫着，无奈地摊开了双手，她跳起来，马尾上下晃动，大步迈向门口。“去骑骆驼。”

“到哪里？动物园？”沙娜问道。

“不，现在离开学的时间还有一个半月，我们去你的国家伊朗。好吗？”

她们真的这么做。两个女孩把整个七月花在沙娜父亲的王宫里，浏览一间一间清真寺似的深宫。胡笙家族的官邸确实堂皇，白色大理石的墙，宽敞的的大庭上覆盖圆顶，以及轻灵优雅的飞檐。在王宫许多凸出的角落筑有尖塔，幽暗的壁两人可以偷窥来往的行人，还有色彩鲜艳的地毯和挂毯，以及瑰丽的拜占庭彩色玻璃。

偶尔，她们拜访国王。

狄娜成了安洁的女英雄，美丽、聪明，而且有权，王后是安

洁崇尚的所有优点的化身。多么了不起，能够领导妇女摆脱传统束缚，安洁着魔地听着王后吐出的每一字。

安洁对国王的印象是温文有礼的绅士，然而，他们头一次见面，他行了一个传统的回教仪式。略略颌首后，他继续朝前走，然后，突然扭头。

“安勒平！”国王重复，弯下腰直视她的眼睛，“你父亲是香港驻英国信托的首脑。”

那不是疑问的口气，但安洁点头，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她怯生生的说。这一生她经常看见这种反应，奇怪她不认为伊朗国王需要贷款。

“代我向你父亲致意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一定。”

沙娜爱极了欢乐园——安勒平家族在英国康乃狄克州拥有的四十三顷产业。在这里，远离家族的约束，自由和花朵的气息使沙娜兴奋得两颊绯红。

日子排满了节目，划船、骑马、打网球、游泳、看电影，以及侦察安强。特别是最后一项，沙娜崇拜安强，并为他倾倒。

安强对于这位异国的公主也并非无动于衷，虽然只差一年便上耶鲁大学，他在沙娜身边表现得像个神气活现的雄鸡。

在这一年，安洁的生活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冒险。全归因沙娜成为了她的忠诚的联盟，密友，伙伴——及室友。

安洁第一次拜访德黑兰，只费一天的时间就明白，沙娜从哪得来那么多作弄人的点子，有四个兄弟，五个姐妹，更别提数不清的侄子、侄女和堂兄弟姐妹，她清醒的每一分钟都得保持戒备——睡觉时也经常如此。

乳酷事件传出后，这一对成为圣安达最桀骜不驯的学生。

学校成了竞争场，由安洁和沙娜对抗校方，每得胜一次，游戏花招便更翻新，她们也成了班上的领导人物。

生活是新奇，美好，刺激的。但美丽的日子不久便粉碎了。